

歌仔戲劇名：欽差大、大、大、大人

劇情簡介：

明朝崇禎年間，朝綱不振，貪官污吏四起，民怨沸騰。崇禎皇帝派下欽差大臣四處查訪，為方便辦案，特御賜尚方寶劍一把，得以先斬後奏貪官污吏。頓時，朝野大臣人人自危，莫不想盡辦法巴結欽差大臣，藉以安身。唯朝廷所派欽差大臣如神龍般見首不見尾，身分長相全然不知。一時官場上草木皆兵，風聲鶴唳，以訛傳訛之下鬧了不少荒唐事蹟，令人拍案叫絕！

人物簡介

- 1、 吳祿禛：五十餘歲，潮州縣知府，個性貪婪，魚肉鄉民。十足貪官污吏。
- 2、 金毅：六十餘歲，卸任潮州縣知府，吳祿禛好友，一丘之貉。
- 3、 趙揆：第一個假欽差，三十餘歲，騙走吳祿禛五千兩銀子。
- 4、 錢僉：第二個假欽差，二十幾歲以一個破古董酒杯，一把爛鐵充數的尚方寶劍，騙走吳祿禛跟同僚一萬兩銀子。
- 5、 孫翫：第三個假欽差，二十出頭以一身武藝，騙走吳祿禛老婆跟同僚一萬五千兩銀子。
- 6、 鄭氏：吳祿禛老婆，三十幾歲，嗜財如命，卻也遭吳祿禛算計得逞，騙走積蓄。
- 7、 金花：醉花樓酒女，二十八歲是吳祿禛紅粉知己，沒想到利字當頭，金花還是應了那句歡場無真愛。
- 8、 李榮：真正欽差大人，四十幾歲，以小販作掩護，後破獲吳祿禛一千人等罪行。

- 9、 王師爺：四十歲，潮州縣官員，為貪念，自食惡果，猝死在衙門。
- 10、 陳主簿：潮州縣官員，三十歲，早和鄭氏暗通款曲，後吳祿禎一紙休書得以和正式雙宿雙飛。
- 11、 鐘典史：潮州縣官員，三十幾歲，貪財怕老婆出名，為籌足賄絡銀兩，被老婆揍的鼻青臉腫。
- 12、 黃水清：龍崗鎮村長，為守住龍崗鎮好山水，不惜傾家蕩產與抗商打官司，也許是一片心意感動天地，竟然引發天降錢財，讓他發筆小財，繼續維護家園。

場次簡介：

第一場 大人駕到

明朝崇禎年間，朝綱不振，貪官污吏四起，民怨沸騰。崇禎皇帝派下欽差大臣四處查訪，為方便辦案，特御賜尙方寶劍一把，得以先斬後奏貪官污吏。頓時，朝野大臣自危，莫不想盡辦法欲巴結欽差大臣，得以安身。唯朝廷所派欽差大臣如神龍般見首不見尾，身分長相全然不知。一時官場上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！

第二場 指鹿為馬

潮州縣知府吳祿禎，平日與師爺、縣丞、主簿、典史等眾手下平日魚肉鄉民，貪污收賄。一聽朝廷派下欽差大臣，嚇得六神無主，惟恐事跡敗落後，將成為尙方寶劍下的亡魂。不得不強打起精神，假裝致力於地方縣政。某日早起，升堂之時，驚見聽審人群中，一人氣宇軒昂，鶴立雞群。立刻斷定此人來者不善，可能為欽差大臣。立刻派人將此人安置府中，以禮相待。無意中，又發現來人行囊中竟有一枚官印，更篤定此人是為朝廷所派下的欽差大臣。吳祿禎立刻利用鎮上醉花樓中紅粉知己金花作說客，從中說和。言明送份重禮，請欽差大人高抬貴

手，輕輕放過。沒想到一說即合，趙裨欽差大人開口要五千兩銀子，吳祿榮欣喜若狂，忙向愛妻鄭氏討取銀兩。再送出五千兩銀子後，原以為可高枕無憂，沒想到再看到李欽差遺留在府中破金印，方知受騙上當，白白花了五千兩銀子。

第三場 魚目混珠

假冒欽差趙裨走後，鎮上又來了位古董商錢僉，知書達理，實不像僅是位普通商人，尤其身邊擁有一只號稱秦始皇御用酒杯，價值連城引人側目。吳祿榮官場好友，此時捎來消息謂現任欽差大人，最愛收集骨董字畫，身邊擁有一罕見價值連城寶物。吳祿榮因而懷疑起錢僉真實身分。有了上回經驗，不敢再大意，派人偷偷遣入孫僉住宿客棧，暗中查他行囊。發現確有一把尙方寶劍，因此更確認錢僉身分。就在此時王師爺一時起貪念，盜走孫僉稀有古物酒杯，吳祿榮怕得罪錢僉，只得賠賞。同樣請金花當說客，不料錢僉竟獅子大開口索費一萬兩銀子，方肯罷休。吳祿榮礙於錢僉真實身分，只得接受，回府與縣丞、主簿、典史等手下共同商量，一起把一萬兩銀子湊齊。一時衙門中天怒人怨，人人椎心泣血吐出銀兩，鐘典史更是被老婆打得兩眼紅腫，才拿出錢來，人人都在咒罵王師爺貪心連累大夥受累。錢僉得意洋洋拿著一萬兩銀子離開潮州縣，眾人看著他離去身影，心疼白花銀子不見蹤影，難過的捶胸頓足，抱頭痛哭。而盜寶私逃的王師爺，原以為得罕世寶物，得以安老終身，巧遇新到鎮上售雜物老攤販李榮，見他攤上竟然也有類似古物，忙取出酒杯比照，相差無幾，忙再請李榮鑑定，李榮告知王師爺手中酒杯，為首次出土的瑕疵品，分文不值。王師爺頓時六神無主，失魂落魄回到衙門，現錯已鑄成，為時已晚。王師爺一時憂煩過度，竟引發舊疾，死在衙門中。第二日，吳祿榮等人發現王師爺屍體，正不知如何是好時，又有人來報，錢僉走得太匆忙，竟然將御賜尙方寶劍留在客棧裡，吳祿榮心中一驚，自覺不妙，拿過寶劍仔細一看竟然真是假貨，不用說了，錢僉又是個假欽差。吳祿榮氣得想用假寶劍自刎，不料只見劍柄，劍鞘中空無一物，旁人嘴賤道：想騙人，也不肯下點真本錢。一把破寶劍，騙走眾人一萬兩白銀，真是不值！吳祿榮一聽，氣的昏厥，重病不起。

第四場 張冠李戴

吳祿禛病了許久，老婆鄭氏爲銀兩之事，對他冷嘲熱諷，怒目以對，吳祿禛只能吞聲忍氣，不敢造次。今日爲鎮上開礦吵鬧不休的礦商及地主，鬧上公堂。吳祿禛由於早收取雙方賄款，只得抱病上堂，接受申訴。此時忽然有一年青壯士，抬著一具招牌，率領著數名壯丁闖入公堂，要大人代爲主持公道，來人正是孫翫自稱是鎮上鹽場工人，鹽場倒閉老闆跑路，害他拿不到工資，特把鹽場招牌拆下前來要知府大人代爲求取公道。吳祿禛正爲礦商雙方官司，鬧的焦頭爛額。哪有空閑管這芝麻蒜皮事，一氣之下把這名壯漢一夥人打入大牢。晌午，吳祿禛又接京中友人秘報，告知真正欽差大人現已到達潮州，此人身強體壯，精通十八般武藝，忌惡如仇，氣勢不凡。吳祿禛一看差點又暈了過去，這表明不正是他今早收押的壯漢孫翫。這要如何是好，吳祿禛跟縣丞、主簿、典史忙跑到大牢裡，向孫翫磕頭謝罪，爲平息孫翫怒火忙請獄卒，打自己三十大板好讓孫翫這欽差大人消氣。獄卒由於剛讓吳祿禛收刮了大把銀子，一股怨氣，便老實不客氣重重打了吳祿禛三十大板，打的吳祿禛皮開肉綻，叫苦連天！見孫翫似乎不領情，怒火難消，吳祿禛更是將自己五花大綁，關入牢中，就爲平息這場錯將大人當小人的風波。鄭氏聽到吳祿禛被關的消息，二話不說收拾細軟，準備回娘家避禍。全不管吳祿禛死活。吳祿禛入獄消息驚動好友已卸任前知縣金毅大人關切，金毅趕到牢裡，見過吳祿禛慘狀後，自願當說客，代吳祿禛向欽差大人求饒。孫翫看在老知縣面子上，願意以一萬五千兩達成和解，但仍須將吳祿禛革去現職以嚴懲失職之罪。但此時吳祿禛已身無分文，全部家當均被鄭氏挾帶私逃。無力支付和解銀兩。金毅見狀，率領部署，快馬加鞭在途中攔住鄭氏，以一紙休書換回吳祿禛家產一萬兩。原來鄭氏早已和衙門中陳主簿有私通之情，爲早改嫁陳主簿及免受吳祿禛案情牽連受罪，只得勉爲其難吐回吳祿禛家產。不足五千兩銀子，金毅向吳祿禛衙門屬下，曉以大義要大夥共度危機，大夥才在情不甘意不願籌得三千兩銀子交於金毅，不足二千兩銀子只得由金毅補足。財去人安樂，孫翫得銀兩一萬五千兩後，吳祿禛得以重見天日。

第五場 官場冷暖

被革去現職的吳祿禛一身襤褸，步出大牢。風光不在，昔日同僚見著吳祿禛，

不是咬牙切齒謾罵，就是唾液洗面。人情冷暖，吳祿禛點滴在心頭。

第六場 患難真情

吳祿禛拖著蹣跚腳步，來到城外，忽見金花已在郊外設白酒簡菜，欲為吳祿禛送行。吳祿禛感懷普天之下，竟還有這癡情女子對他一網情深，銘感五內，與金花牛衣對泣。金花勸酒，吳祿禛來者不拒，酒入愁腸，喝它個酩酊大醉。

第七場 連環計謀

半晌吳祿禛酒醒之際，不見金花人影，卻見金毅、趙揆、錢僉、孫翫四人。原來這就是吳祿禛與他四人訂下的連環計謀，為的是趁欽差大人尚未現身之時，海撈一筆同僚間不義之財後，帶著打筆銀兩一同落跑。趙揆、錢僉、孫翫三人原為金毅兒子，也是吳祿禛認的義子，五人訂下計謀原本萬無一失，卻因吳祿禛貪杯誤事，酒後吐真言對金花訴說實情，金花得之始末後，立刻騙四人前來與吳祿禛會面後，暗地裡偷走載滿金銀的馬車。自此，五人面面相噓，正不知該如何是好時，轟聲大響，只見遠處煙霧瀰漫，載滿金銀馬車已被炸的支離破碎。原來拉車的馬不聽金花指揮，裹足不前，金花好話說盡，仍難讓馬車前進，此時不遠處又在炸山，火藥不慎掉入馬車底下，馬車凌空飛起炸個粉碎，眾人皆黃金夢醒。

第八場 罪有應得

吳祿禛、趙揆、錢僉、孫翫四人驚魂初定後，只見一時人馬沸騰，群群官兵已將五人團團圍住，原來欽差大人真的現身了，正是城內不起眼的攤販李榮。他遣伏在城內處處收集，吳祿禛一千人等罪證，如今瓜熟蒂落，特帶領官兵前來捉拿人犯，另一邊被炸的灰頭土臉的金花，也難倖免一同被收押。

真可謂是：

官場文化性陰暗，人心不足似豺狼

政商勾結私相授，結髮夫妻亦上當

第一場：大人駕到

時間：白天

地點：漳州衙門

人物：顧蒼龍、張師爺、衙差數名

合唱：

欽差大人來出巡，官官自危相議論

神龍乍現覓本尊，繪聲繪影亂紛紛

△舞台燈啓！

△公堂上，漳州縣令顧蒼龍呆坐在椅子上。

△一會漳州縣張師爺，由門外急奔入內。神色慌張。

張師爺：啓稟大人，大事不妙，欽差大人又閣來啊！

顧蒼龍：我昨昏毋是今送走欽差大人，那又閣來一个。

張師爺：大人，昨昏彼个又閣是假个，遮个可能才是真个。

△顧蒼龍一聽從椅子上，摔了下來。

顧蒼龍唱：

(白) 我苦～

前後來了三个假欽差，我个家產是了甲虛累累。

哪閣有錢通烏西。師爺，我看這個入門欽差又是假，

汝趕緊叫人將伊趕走，免閣佇遐佢我拍觸衰！

張師爺：這甘通？

顧蒼龍：管伊會通猶毋通，汝攏佢我照辦，我今馬是逆甲規腹火仔咧 洩未空。

△張師爺只得聽令行事。下場。

△不一會，數位衙差上場將顧蒼龍團團圍住。

△幕後出現一個宏亮聲音。

欽差大人：大膽漳州縣令顧蒼龍，猶敢藐視朝廷命官，貪贓枉法，罪加一等，

來人啊！請出尙方寶劍，定斬不饒！

△顧蒼龍嚇的跪倒在地，欲哭無淚。

△一旁也被收押的張師爺，哭喪著臉。

張師爺：大人啊，我著佢汝講毋通，你著偏偏講會當。今馬無死袂埋哩！

顧蒼龍：啥知影，滿街攏是假欽差，來了一個閣一個，我巴結遮个著袂使得罪彼个，財產害了了，嘛無法改變我顧蒼龍个性命真正是愛顧袂著～

△在顧蒼龍悔恨嘆息聲中，舞台燈滅！

△幕落！

第二場 指鹿為馬

時間：白天、夜晚

地點：公堂、縣令大廳、酒樓

人物：吳祿祭、趙捭、金花、鄭氏、王師爺、鐘典史、陳主簿、村民數人

△舞台燈啓！

△簾幕前！

合唱：

貪官污吏滿大廳，想到欽差頭就大

心驚膽嚇欲按怎，暗中叫苦毋出聲

△吳祿祭、王師爺、鐘典史、陳主簿等人站在簾幕前方，吳祿祭手上緊握著一張信函，面露愁容。

吳祿祭：這…是欲如何是好？漳州顧縣令已經人頭落地，恐怕免偌久，欽差大人這葩火，就會燒到潮州來。

王師爺：大人啊，我看咱著礙好好想一個對策來應付朝廷派來的欽差大臣。

陳主簿：問題是，無人知影朝廷派來欽差大人是生做圓个猶是扁个，是老个猶是少年个。

鐘典史：我看，逐家攏是穿全領褲，尻川著愛湊做伙，同生共死度過這個難關。

王師爺：對，無論欽差大人是何方神聖，我相信古早人講个「千里為官，只為財！」我相信只要有錢駛鬼著會挨磨。

鐘典史：對對對，「有錢烏龜坐大廳，無錢秀才是人人驚。」錢尙大啦！

吳祿祭：哪按呢！逐家皮就繃較緬咧，尤其是汝鐘典史，叫汝遐下腳手人，神經線攏佻我絞呼緬，毋通欲食袂振動，對明仔早起，逐家攏愛五更著升堂，不得有誤！

△眾人一聽，要早起五更天就要升堂，個個愁容滿面，安適日子過多了，懶驢豈

能磨出好麵粉。

合聲：五更早起，我苦～

△舞台燈滅。

△幕啓！

△舞台燈啓。

△舞台呈現簡單工堂樣式。

合唱：

懶屍貧情已成性，一夜變款無可能

荏爛欲改好光景，上轎綁跋步難行

△潮州公堂之上，眾衙差，人人睡眼惺忪，有的拄著庭棍不斷打著呵欠。有的眼淚直流。

△吳祿禛本身也欲振乏力，但不得強打起精神指揮若定，掌控全局。

△陳主簿，收著前來告官村民的狀紙，村民們不時偷偷塞給他一些銀兩，陳主簿很自然的依所收銀兩大小，排定村民告官的先後。

△吳祿禛根本無心審辦告官案件，不論大小案件，全都敷衍了事。

△忽然間，吳祿禛眼尖望見關審人群中有一相貌堂堂，鶴立雞群之人。

△吳祿禛心中一悸，忙使眼色給身旁王師爺，要他暗中留意此人行動。

△王師爺待公堂上案件審畢，忙跟著此人下場。

△好不容易，等大小案件審畢，吳祿禛焦慮不安的在公堂上來回踱步。

焦慮之情全寫在臉上。

△一會兒，王師爺急急飛奔入場。

△吳祿禛一見王師爺進場，忙向他打探此人來路。

吳祿禛：王師爺，你探聽了如何？來者是善猶是惡？

△王師爺面有難色，很難下論。

王師爺：干焦探聽著，伊是對京城來个遊客，名叫趙揀，其他啥乜嘛毋知影。

吳祿禛：擔遮聲勢欲如何是好，魚佇咧水底，按怎知影魚有想欲食水否？

△王師爺沉思了許久，忽然用隨身扇子敲了自己的頭一下。

王師爺：大人，小个有一個辦法。

吳祿禛：緊講出來聽看覓。

王師爺：既然不知來个是熊猶是虎，咱著來一个一網打盡，將伊當作是上賓來款

待。來者是客，將伊請來縣衙作客，嘛好通就近觀察伊到底是不是朝廷派來欽差大人。

△吳祿祭一聽果然是個好辦法。

吳祿祭：好辦法。著交予師爺汝去辦，另外英暗我欲佇醉月樓，擺一桌上等酒席，通好替貴賓洗塵。汝順繼替我去通知醉月樓个金花一聲，要攢予好，盈暗愛好好招待，毋使漏氣。

△王師爺立即答允。

王師爺：是，小个趕緊來去辦。

△王師爺、吳祿祭下場。

△舞台燈滅！

△幕落！

△幕啓！

△舞台燈啓！

合唱：

潮州來了神祕客，身份莫測是謎題

佳餚美酒排規列，就驚待慢大欽差

△舞台呈現簡式江山樓花廳，擺上一桌酒席，吳祿祭、金花、王師爺、鐘典史、陳主簿、皆為座上賓，金花更是熱情招待趙揀。

△趙揀接受金花勸酒食，不小心將懷中金印掉出，在座眾人莫不睜大雙眼，直盯著金印瞧。

△王師爺眼尖手快，立刻從地上撿起金印，用老花眼睛審視了一下後，大驚失色。雙手發抖。

△王師爺用發抖的雙手將金印雙手奉還給趙揀後，立刻向吳祿祭附耳低語。

王師爺：大大大人啊，彼是欽差大人个金印。

△吳祿祭一聽也下的臉色鐵青，忙向在座眾人使眼色。

△鐘典史、陳主簿一見大人眼色，也猜知事情嚴重性，個個正襟危坐。

△金花不知情的續向趙揀勸酒，趙揀來者不拒，連喝了好幾杯後，不勝酒力，醉倒在隨從身上。

△吳祿祭連忙請人將趙揀攙入後房休息。

△吳祿祭忙把金花叫來，低語交代一些話語。

△金花聽完，眉開眼笑的笑的花枝亂顫，不停點頭。

金花：無問題，包在我的身軀。穩个～

△金花說完含笑退場。

△眾人連忙又重拾酒杯，互相敬酒。

△不一會，金花面帶愁容入場。

△吳祿禛及眾人忙迎上前去打探。

吳祿禛：按怎？大人意下如何？

△金花癩著嘴，伸出五隻手指。

眾人合：欲得五百兩銀？是否？

△金花搖搖頭，把五隻手指比了十次。

吳祿禛：天啊，一睺頭欲挈五千兩。

王師爺：不愧是朝廷派來欽差大人，果然有大將之風。

吳祿禛：王師爺，汝免咧打拉涼，錢毋免汝了，心毋疼呼。

△王師爺忙向大人謝罪。

王師爺：失言，失言。

△鐘典史、陳主簿忙打圓場。

鐘典史：大人，五千兩銀會當換一个平安符，嘛是會合。

陳主簿：對是講嗎，人講巧个顧身體，躉個顧家伙。錢閣汗著有，最主要是逐家
平安無代誌。

△吳祿禛細加思量，好不容易下定決心。

吳祿禛唱：

好！好！好！轉來去求太太，遮張平安符个錢我愛開。

△吳祿禛轉身對著眾人。

吳祿禛唱：

遮頓酒菜錢著予恁眾人來安排。

△吳祿禛說完，頭也不回的走了。

△王師爺、鐘典史、陳主簿三人一聽酒席要三人買單，氣的罵聲連連。

△舞台燈滅！

△幕落！

合唱：

五千銀兩買平安，逐家無事是頭一叢

重金大禮來相送，共送欽差回家園

△舞台燈啓！

△簾幕前！

△吳祿祭、王師爺、鐘典史、陳主簿恭敬送走趙裨跟隨從後。大家都覺得鬆了一口氣。

△一會只見鄭氏慌慌張張入場。

鄭氏：啊。彼个欽差大人咧？

吳祿祭：早著上路。

△鄭氏連忙從身上掏出一個金印。

鄭氏：拄仔，下跤手人去搨掃欽差大人個房間，發現遮个金印落佇土骸，是不是大人袂記帶走。

王師爺：那有可能，遮爾重要的官印，哪會黑白圓。

△王師爺忙接過金印，一看，大驚失色。

王師爺：大…大…大…大人，遮个官印是假个。

眾人齊聲：啥也是假个。

王師爺：對啊，恁看，這個官印是用柴刻个，不是正港金印。

△吳祿祭也仔細一看後，氣的一把揪著王師爺胸膛衣服。

吳祿祭：無啊。你遮个王師爺，汝个目調是去予蛤仔肉糊著，一个破柴印汝將伊當作是官印。

王師爺：我哪會知，昨暝明明對是真个，今仔日煞變假个。

△一旁鐘典史、陳主簿也加入審視金印後。聯想到趙裨身份。

鐘典史：官印是假个，哪按呢？趙裨這個欽差毋著也是假个。

陳主簿：好一个假欽差，枉費咱出个飯頓錢。

△吳祿祭更是氣得揪著王師爺大罵。

吳祿祭唱：

別人个師爺是好才能，恁遮个豬腦是萬項窮

指鹿為馬分袂明，是真是假嘛認袂清

△一旁鄭氏也被這真相，氣得火冒三丈。立刻揪著吳祿祭耳朵大罵。

鄭氏唱：

別人做縣令是好恰閒，汝遮个狗官是欠才情

恰人半點無比併，愈看愈想我心愈凝！

鄭氏：今著好，一個破柴印騙走恁祖媽五千兩銀，吳祿祭你遮个縣令實在是無路

用，還毋緊佢恁祖媽死入來內底跪算盤。跪甲恁祖媽氣消爲止！

△吳祿禛被鄭氏揪著耳朵下場。吳祿禛一路喊苦。

△眾人面面相噓，全苦著一張臉，王師爺只能涎著一張臉向大夥打恭作揖祈求見諒。

△舞台燈滅！

第三場：魚目混珠

時間：白天、夜晚

地點：縣令大廳、公堂、酒樓

人物：吳祿禛、錢僉、金花、王師爺、鐘典史、陳主簿、村民數人

△舞台燈啓！

△舞台呈現簡式公堂場景。

合唱：

三月春色去匆匆，龍潛深淵難現蹤

潮州官員勤查訪，徒勞心思嘆無功

△這天又是五更早起審案日，被老婆罰跪了三天三夜的吳祿禛痛得坐立難安，根本無心審案。公堂上眾人也是個個因天天早起而顯得無精打采。

△這日聽審群又來了位氣宇軒昂陌生面孔，讓吳祿禛一群人又繃緊了神經。就怕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。

△待潦草辦完案件後，吳祿禛立刻要師爺錢去打聽來者何人。

△不一會，師爺打探完消息後，立刻前來稟告。

王師爺：大人，大人，我探聽出來囉，此人名叫錢僉，是來自京城个古物商。派頭是真大，規間越來客棧个二樓攏包起來躑。

△吳祿禛還來不及反應，一旁鐘典史便插嘴搶答。

鐘典史：咱潮州鎮從來毋捌來過啥物古物商，實在是可疑？

陳主簿：遮爾大个氣派，絕非是凡人所爲。

△就在吳祿禛苦無對策時時候，忽然京城派人送來密報。

△吳祿禛忙打賞信差，迫不及待將密函拆閱。

△吳祿禛看完密函後，神色凝重。

王師爺：大人，京中密函頂懸是寫啥？

吳祿禛：是我京中好友通報，欽差大人喜愛古董，佇咧伊身軀邊帶有項價值連城寶物。猶毋閣毋知寶物是啥物，真是令人毋知欲如何是好？

陳主簿：遮拄好，欽差大人愛古董，咱潮州鎮著來了一個古物商。

鐘典史：未免太巧合囉！

△眾人一輪紛紛之際，王師爺又用扇子重拍自己的額頭，又想到好辦法了。

王師爺：猶毋簡單，派人去偷看伊帶來行李內底有藏啥物物件，按呢，毋著會當對伊身分了解甲一清二楚囉。

△眾人皆附合說這是一個好辦法，唯吳祿禛略帶遲疑，怕一個不小心又閃了腰。

△就在吳祿禛遲疑之時，錢僉派人送來拜帖求見。

△吳祿禛收下錢僉拜帖。

吳祿禛：這聲人先請先贏囉，錢僉約咱英暗踎醉月樓相會。

王師爺：宴無好宴，分明是一場鴻門宴。

陳主簿：事不宜遲，愛趕緊查明錢僉身分不可。

△吳祿禛也驚覺錢僉非等閒之輩。忙下決定。

吳祿禛：鐘典史遮件代誌著交代予汝，趁盈暗錢僉請客，客棧房內必定是空城，你毛寡較精光下跤手人，去夜探曹營。

△吳祿禛交代完事時，描了王師爺一眼。

吳祿禛：鐘典史汝千萬著要查予頂真，毋通親像王師爺按呢眇日眇日，看袂清，認袂明。將天頂煙火當作是照世明燈。

△王師爺一聽滿臉窘紅，連忙再陪不是。

鐘典史：大人放一百二十個心，我一定查甲詳詳細細。

△鐘典史忙下場準備夜探。

△吳祿禛回身又交代陳主簿。

吳祿禛：陳主簿，攢一份大禮，下暗通來去赴宴。

陳主簿：是，小个即時來辦。

△舞台燈滅！

△幕落！

△舞台燈啓！

合唱：

華燈初上醉月紅，賓客臨門初相逢

各懷心思細提防，縣令暗鬥古物商

△幕啓！

△舞台呈現簡式醉月樓宴會花廳，錢僉大擺宴席，宴請縣令及眾官員。

△餐桌一旁放著一隻古老酒樽，錢僉正得意洋洋向眾人展示這稀世奇珍。

△在座王師爺跟陳主簿被這價值連城的酒樽唬得一愣一愣的。尤其是王師爺盯著酒樽，口水都快流出來了。

△一旁吳祿禛根本無心聆賞這價值連城的寶物，整顆心都懸在錢僉真正身份上。

△身旁金花則對錢僉帶來販賣的古式玉鐲深感興趣，不停試戴著。問旁邊姑娘意見。

△不一會，鐘典史神色慌張走了進來，忙把吳祿禛拉到一旁低語。

鐘典史：大人，錢僉真正是欽差大人。

△吳祿禛一聽也變了臉色。

吳祿禛：敢有真正查清楚，毋通閣有重耽。

鐘典史：小个真查清楚囉，佇咧錢大人行李內底發現著有皇上御贈个尙方寶劍。

吳祿禛：天啊！尙方寶劍，先斬後奏！汝有看清楚否？毋通看重耽。

鐘典史：袂看毋對！寶劍頂懸有皇印封著，千真萬確是御贈个尙方寶劍。

大人，如今是欲如何是好？

△吳祿禛想了一想。按住鐘典史的手。

吳祿禛：先按兵不動，明仔早，大伙著好好參祥欲如何應付。

鐘典史：是。

△吳祿禛交代後，忙走到金花身邊。

△吳祿禛拉著金花的手，面露微笑。

吳祿禛：按怎金花，佻意佻一个。

△金花看看手中玉鐲，又貪心看著桌上其他玉鐲。

金花：足歹決定。逐个攏佻意。

△吳祿禛決定作個人情給錢僉。

吳祿禛：按呢，著袂檢啊，我全部買落來送汝。

△金花大喜，忙收拾起玉鐲。

金花：哪按呢，我就多謝大人禮囉。

△錢僉一聽吳祿禛要全買下玉鐲，暫停介紹酒樽動作，與吳祿禛四目交接，兩人臉上均出詭異笑容。同時舉起酒杯向對方敬酒。

△幕落！

△簾幕前。

△吳祿禛招集陳主簿、鐘典史一起商量對策，獨不見王師爺現身。

△不一會，有衙差氣急敗壞回來稟告，四處找不到陳師爺人影。

△正當大伙覺得爲王師爺行蹤納悶時，錢僉隨從氣呼呼來訪。

隨從：吳縣令，汝寵倖下駑手人作歹！昨暝王師爺趁咱老爺飲酒醉，將咱老爺隨身寶物—秦始皇用過酒樽，偷挈走，這件代誌看汝遮个小小縣令欲按怎來排解！

△吳祿禛一聽，王師爺可真闖了大禍，嚇的從椅子上跌落下來。

吳祿禛：今遮是欲如何是好？天啊！我苦啊～

吳祿禛唱：

欺頭師爺惹大禍～連累逐家欲如何

欵差大人若動怒～一聲下令是性命無

△鐘典史、陳主簿也急得如熱鍋上螞蟻，欲哭無淚。

隨從：吳縣令，錢老爺有交代，限恁三工內欲予咱老爺一个圓滿交代。

△吳祿禛一行人，只得恭敬先將錢僉隨從送走，再作定奪。

△待錢僉隨從走後，一行人立刻咒罵王師爺。

鐘典史：夭壽短命汝遮个王仔師爺，遮種歹積德代誌猶作个出來。

陳主簿：爽就伊咧爽，艱苦就愛逐家來承受。

吳祿禛唱：

我今馬是老鼠喂佇咧布袋內，

真是欲哭有又閣無目屎，心肝艱苦無人知～

鐘典史：大人啊，遮叢代誌是欲按怎收尾。

吳祿禛唱：（白）按怎收尾

我看是愛開錢才會當消災俗解厄。

（白）陳主簿

汝隨到醉月樓去請金花作說客，看遮件代誌是欲按怎收尾～

△陳主簿隨即下場。

△不一會，陳主簿帶著金花上場。

△金花也苦著一張臉。吳祿禛忙迎了上去。

吳祿禛：金花，錢大人按怎表示。

△金花伸出一隻手指。

吳祿禛：欲賠一千兩。

△金花搖頭，右手握拳，跟在左手一隻手指後點了五下。

眾人齊聲大叫：一萬兩銀。

△金花點頭。

吳祿禛：天啊，今這聲沒死嘛欲半條命。

鐘典史：敢袂通參詳，減寡。

△金花搖搖頭。

陳主簿：只有三工，是欲按怎辦？

吳祿禛：如今只有逐家作伙從錢囉。

△吳祿禛對著在場眾人曉以大義。

吳祿禛唱：

今今馬大伙是穿仝壹雙鞋，欵差大人是予咱袂得罪。

伊愛一萬兩銀來煞尾，免講傢伙就愛去一截！

鐘典史：大人啊，我官小如豆，哪有量剩銀兩通好從。

△吳祿禛一聽也動了怒，語氣也高了起來。

吳祿禛：俗語講「**大狗盤牆，細狗趁樣。**」恁大伙綴佇咧我个身邊遮爾久，油臊早著歪甲油洗洗，咱打伙跋底皮反起來是平平烏。嬲閣五四三講規攤，猶毋趕緊轉去求爹拜娘，跪某跪罔，將私奇吐出來。三工後逐家一定愛從有一萬兩銀，通好補填埃頭師爺留落來个破醜空。

△在大家謾罵聲、叫苦聲中幕啓。

△舞台呈現簡單街道場景。

△在潮州街道上，吳祿禛一群人好不容易湊足銀兩交給錢僉後。

率領眾官員及衙差一起恭送錢僉離開潮州鎮。

合唱：

偷掠賠銀了萬兩，眾人心肝痛丟丟

天反地亂難干休，捶胸哭呻淚雙流

△看著錢僉一行人趾高氣昂，得意洋洋離去背影，眾人再也忍不住心疼白花花銀子就這麼沒了，有的捶胸頓足，有的跪地哭嚎，更有賴在地上不肯起身，還有的互相抱頭痛哭，眼淚鼻涕直流。最可憐的莫過鐘典史，一張臉被老婆揍的變成熊貓樣，還掛著兩行清淚。

△待眾人散去後，成眾矢之的王師爺，出現在大街上。懷抱著珍貴竊取來的寶物，

一路上躲躲藏藏掩人耳目。

△王師爺閃閃躲躲來到雜貨攤前，眼尖發現攤上擺放著幾只酒樽，跟他費盡心思偷來的酒樽竟十分類似。

△王師爺忍不住江淮鐘酒樽取出，與攤上廉價品相比對。

△王師爺詭異動作，引起擺攤李榮注意。上前詢問後，王師爺立即將手上酒樽交給他作鑑定。

△李榮端詳了許久後，作了定論。

李榮：遮是頭道出爐的_去勢物，毋達一仙錢。

王師爺：天啊！我竟然將漚石頭當作是白瑪瑙。

王師爺唱：

**一時疍貪咿～想欲趁大錢
如今才會啊～困佇咧雞籠大心氣
東西南北是四界規～
透早操煩到暗暝咿～
如今知影囉才覺醒～
想欲回頭嘛已經遲～ 咿～
若是遇著部屬佻頂司
縱有十身我嘛無夠死～**

△王師爺失魂落魄，顛顛倒下台。

△舞台燈滅。

△幕落！

合唱：

**前溪後海兩引壁，有口難言步難行
倒轉衙門欲按怎？嗚呼哀哉了性命**

△簾幕前！

△舞台燈啓，王師爺癱坐在椅上一動也不動。

△陳主簿、鐘典史與幾個衙差入場，一看到攤坐在椅子上的王師爺，陳主簿正想開罵，卻又查覺情況不對，忙上前觀視，見王師爺一動也不動，陳主簿伸手一探王師爺鼻息，才發覺王師爺已經沒了呼吸。

△陳主簿嚇的混身發抖。

陳主簿：阿娘喂～王…王師爺伊死了啊～

△鐘典史跟衙差也被這狀況嚇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△吳祿禛入場，也被王師爺的屍體嚇了一大跳，但同時也發現攤在茶几上信紙跟酒樽。

△吳祿禛忙拿起書信一看後，氣憤的拿起酒樽往地上一丟。

△鐘典史忙撿起被吳祿禛摔在地上的酒樽。

鐘典史：大人，汝是咧起疔是否？這是價值連城个寶物。

△吳祿禛氣憤的把書信遞給鐘典史。

吳祿禛：汝家己看。

△鐘典史忙跟陳主簿快束瀏覽書信後，兩人均被書信內容嚇著了。

△鐘典史難以置信的盯著手中的酒樽。

鐘典史：遮真正是假个。

陳主簿：王師爺臨死進前。敢有需愛閣騙咱。

吳祿禛：王師爺是按怎死个。

鐘典史：王師爺以前著帶有心痛症，我看是舊症頭發作來死个。

△吳祿禛仰天苦笑了出來。

吳祿禛：伊死的好～一死就百事休～死的好、死的好～

△鐘典史忽然想起異狀。

鐘典史：價達連城个酒樽是假个，哪按呢?欵差个身份敢會是…？

△眾人還來不及回答，有名衙差衝了進來，手拿著用黃布金包成的尙方寶劍。

衙差：大人，拄才越來客棧頭家送來，欵差大人袂記帶走个尙方寶劍。

陳主簿：連遮爾啊重要个尙方寶劍猶無擲走，遮更加可疑？

△陳主簿接過衙差中尙方寶劍，解開布巾仔細一看。大喊出聲。

陳主簿：遮尙方寶劍是假个！

△所有在場眾人同聲齊鳴。”假个～”

陳主簿：恁逐家看，遮尙方寶劍四字是用畫个～

△吳祿禛急的搶過寶劍，一看果然又是假貨。

△吳祿禛氣得揪起鐘典史衣領。

吳祿禛：恁遮个好典史啊，毋是講恁辦事尙頂真，哪會是真是假分袂真。

鐘典史：我…彼眠明明就看是真，今仔日煞便假。

△吳祿禛氣得混身發抖。想拔起假的尙方寶劍自盡。

吳祿禛唱：

飼佢恁遮酒佢囊飯篤，害我了甲規家伙。

吾不如死死來去佢王師爺來作伴，免關予恁遮飯桶氣身兼腦命！

△眾人還來不及阻止吳祿祭，吳祿祭便拔起寶劍，沒想到寶劍只有劍柄完整，下面只有短短一截。

△眾人一齊睜看著，這柄騙走大伙一萬兩銀子的假尙方寶劍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未了，還是衙門老衙役嘴賤開了口。

老衙役：想欲騙人，也不肯下一點真本錢。一隻歹銅舊錫，就騙走眾人一萬兩白銀，真是毋值！毋值！

△吳祿祭聽完這話，嘔的說不話來，一口氣頓時喘不過來，氣得昏厥了過去。眾人忙攙起吳祿祭。

眾人：大人啊，緊精神啊～

△在眾人慌張中，幕落。

△舞台燈滅！

第四場 張冠李戴

時間：白天、夜晚

地點：縣令後堂、公堂、大牢、郊外

人物：吳祿祭、孫翫、鄭氏、金毅、鐘典史、陳主簿、王有財、黃水清、村民、隨從、衙役數人

合唱：

一夜白頭人變老，萬五兩銀放水流

袂食袂睏千焦哭，百般毋甘有啥效

△舞台燈啓！

△簾幕前擺著一張餐桌。

△吳祿祭病恹恹的呆坐在餐桌前。

△不一會，鄭氏臭著一張臉端了碗湯，沒好氣的重重放在桌上。

△吳祿祭拿起湯匙，喝了口湯後，又嘔了出來。

吳祿祭：這著鹽水…是欲按怎淋？

△鄭氏抬起眉來，提高嗓門。

鄭氏：恁閣敢講！厝內底所有个錢，攏予汝挈去作交陪，今馬閣有一碗清湯通予汝孝孤，汝著愛偷笑，猶敢嫌！

△吳祿禛一聽忙低聲下氣賠不是。

吳祿禛：我哪敢嫌，清湯好，清湯好，清湯淋了沒煩惱！

△鄭氏看著吳祿禛頹廢模樣，冷冷哼了一聲，正準備轉身離去。剛好跟入門陳主簿照面，彼此用曖昧眼神互看了一眼，下場。

陳主簿：大人啊，汝已經幾若工無去公堂囉，身體甘有較好否？

△吳祿禛無奈按著額頭。

吳祿禛：欲哪會好，只要想著遐的了去个金銀財寶，我就睡袂去食袂落。

陳主簿：大人，我嘛是，毋過日子嘛是愛過。

△吳祿禛撫著心口。

吳祿禛：我心疼～

△陳主簿忽然想起此行目的。

陳主簿：大人啊！今仔日無論如何，恁攏愛來公堂一逝，有重大案件愛處理。

吳祿禛：是佗一件案件，遮爾啊趕緊？

陳主簿：就是礦商王有財佻龍崗鎮村長黃水清，爲著龍崗山收買問題互相所控告个官司。

吳祿禛：無去甘袂用个？

陳主簿唱：

絕對袂用个，咱是雙方攏收袂少禮。

哪無出面講袂過。而且這件代誌咱

若撫好勢，咱著閣有大筆油湯通入袋。

△吳祿禛無奈嘆口氣。

吳祿禛：拖命來去升堂審官司，加減趁錢通補紮。苦啊～

△幕啓！

合唱：

拖命生棠審官司，加減趁錢通補紮

毋管是非仰正義，只顧入袋个金錢

△簡式公堂上，堂上衙役皆苦著一張臉。

△公堂下跪著礦商王有財跟龍崗村長黃水清。

△吳祿禛無奈端坐公堂上，重拍驚堂木。

吳祿祭：汝兩個啊，一件官司告欲規半年，甘猶無共識。

黃水清：大人啊，這個無天良个礦商王有財，欲將規个龍崗山挖予空，影響是真大，萬一雨水若是來，水洩袂離，山腳百姓是欲走佢覘。我欲告伊迫害環境，意圖磨害人命！

王有財：有錢驚無好厝邊，只要恁答應賣山坪，自然有好所在等恁去安居。我才欲告汝，耽誤工程進展，抗爭無理！

黃水清：遮爾好个好山好水个龍崗山，阮是按怎愛放棄。汝開礦趁錢是一時，環境應該好好保護，留予囡孫代代好倚起。

王有財：是恁不知好歹！

黃水清：是汝無照天理个安排，破害自然咧惹禍害！

△礦商跟村長越吵越兇，吳祿祭被吵得頭痛欲裂，氣得拍打驚堂木破口大罵。

吳祿祭：無啊恁兩個，將公堂當作是一咧搭擂台，一句去閣一句來，叫大人是欲怎來排解。

△就在大家吵成一團時，公堂闖進了三名彪形大漢。

△三名大漢氣沖沖的，其中一人還抬著一個大招牌。

大漢甲：大人佇陀位，咱欲來告官。

△陳主簿詫異看著這來者不善的三人，也沒好氣對待。

陳主簿：欲告官，嘛著愛欲照規矩來。

大漢乙：啥乜規矩，我哪知？

陳主簿：告官愛狀紙，規矩著家己看。

△三名大漢看了半天，也瞧不出甚麼名堂。

大漢甲：直接用講，較規氣。

△陳主簿忙跑到三人面前，用手比出個要錢手勢。

△三人一看，提高音量。

大漢乙：阮若是挈有錢，哪著來遮欲打官司？

大漢甲：規氣用講个較緊，咱三人是外地來个，遮個月來攏佇城內糧倉作苦力，沒想到昨夜三更半暝頭家煞落跑，咱兄弟三人領無月給，又閣找無頭家通出氣，所以將糧倉招牌拆來遮請大人主持公理。

△立在三人中間年輕人，始終不發一語，雖然年紀較輕，但攝人氣魄令人心生敬畏。此人正是孫翫。

△吳祿祭可不管這些，一顆頭早被王有財跟黃水清吵得快炸了，哪還有甚麼心思

管這種芝麻蒜皮大的雜事。何況又是不懂禮數的外地人。

△吳祿禛震怒之下，扣這三個外地人一個“擾亂公堂”罪名，將他們收押覲見。

礦商跟鎮長糾紛就擇日再審。

△退堂後，吳祿禛整個攤在坐位上。

△金毅上場。

△金毅看到吳祿禛懶散樣子，不由慌張起來。

吳祿禛：敬愛个老縣令，今仔日哪有閒，行來到遮片。

金毅：老兄弟，大事不妙囉，汝猶閣有心情佇咧弄喙花。

△吳祿禛見金毅嚴肅神情，猜想定有要事。

吳祿禛：啥乜大事不妙。

金毅：我今收到京中老同僚密報，真正欽差大人一個月前著來咱潮州縣囉。

△吳祿禛一聽也緊張起來。

吳祿禛：一個月前，欽差大人著來囉。

金毅：對，以前密報攏是錯誤，聽講欽差大人是一个二十幾歲个少年家。此人一身好武藝，忌惡如仇。雷公性。專管人間不平事。

△吳祿禛越聽心裡越發毛，這不正是剛剛來報官那位年輕人的形象嗎？

金毅：欽差大人个因一行人對南京出發，一路上經過杭州、福州、漳州到咱潮州，不知已經斬了佻濟貪官汙吏。汝著愛特別細膩。

△吳祿禛一聽更是嚇得渾身發抖。

吳祿禛：袂…袂赴啦…我想伊已經來啊！

金毅：來啊，汝將欽差大人按耐佇佗位？

吳祿禛：伊今馬予我關佇大牢內。

金毅：啥物，吳祿禛汝哪通按呢作！

吳祿禛：我就是有眼不識泰山，今是欲如何是好？

金毅：趕緊來去大牢內確定欽差身份，伊哪是真正个欽差，愛好好向欽差大人賠罪！

吳祿禛：賠罪！欽差大人若是真个，我看我無死袂當埋哩！

△幕落！

合唱：

欽差掠入佇大牢，大人心驚汗那流

若失覺察就愛哭，縱有十身嘛死無夠

△幕啓！舞台呈現簡式大牢，金毅正檢視孫翫隨從遞上的刑部公文。

△金毅在觀看公文後，大驚失色，立即拉著吳祿禛、陳主簿、鐘典史跟在場數名衙差一起跪在地上。

金毅：潮州卸任縣令金毅，不知欽差大人駕光臨，小个有失迎接，罪該萬死。

△吳祿禛跪在地上，直打哆嗦。

吳祿禛：欽差大…大…大…人，小个有眼無珠予大人受盡委屈，小个該死！

△吳祿禛看著孫翫臉上絲毫沒緩和，冷冷的表情。

吳祿禛：恁遮个下跤手人，猶毋趕緊替大人敵開枷鎖，請大人上座。

△鐘典史立刻上前為孫翫鬆綁，並請孫翫坐下。

△吳祿禛為賠罪，又下重藥。

吳祿禛：來人啊，緊將大人我重拍三十大板，向欽差大人賠禮！

△衙役以為自己聽錯了，大人竟然要求自己挨板子。

鐘典史：大人…遮…！

吳祿禛：猶閣咧躊躇啥物，猶毋趕緊動手！

△鐘典史看吳祿禛心意已決，便隨便點兩名衙役，杖打吳祿禛。

△被點名的衙役，剛讓吳祿禛收刮了大把銀子，一股仔怨氣正無處宣洩，便逮住難得機會老實不客氣重重打了吳祿禛三十大板，打的吳祿禛皮開肉綻，叫苦連天！

合唱：

獄卒獄棍拎牢牢，欲拍縣令是頭一道

滿腹鬱卒無地透，打得大人血滴流

△吳祿禛被打完後，淚眼婆娑的瞧瞧孫翫反應，孫翫似乎一點也不情還擺張臭臉。吳祿禛立即又開口。

吳祿禛：小个該死，區區三十大板，猶不夠消欽差大人怒火，無按呢，來人啊，將我關入大牢，帶上手銬佢腳鐐，一直關道欽差大人氣消為止！

△為平欽差大人怒氣，一旁鐘典史只得照辦叫衙役將吳祿禛扶起，關入牢中，真的把吳祿禛五花大綁帶上手銬跟腳鐐。

△孫翫這才滿意的跟隨從，在鐘典史恭迎下。離開大牢。

△金毅一直等到孫翫一行人遠離後，才立刻靠到吳祿禛身旁。

金毅：老東西，今這是欲按怎著好？

△吳祿禛氣若游絲。

吳祿禛：我嘛毋知，如今只有靠老兄汝鬥相共囉？替我向欽差大人疏通疏通，懇求欽差大人會當饒我一條狗命。

金毅：我會盡力而為。唉～

△在金毅嘆息聲中舞台燈滅！

合唱：

錯錯錯～不知欽差鑄大錯

誤誤誤～錯認寶劍是失誤

悔悔悔～誤識金印來後悔

恨恨恨～悔不當初添怨恨

△舞台燈啓！

△只剩半條命的吳祿禛，神情憔悴坐在牢中。

△旁邊看守的獄卒，一副幸災樂禍神情，絲毫不同情昔日頂頭上司。

△金毅邁著蹣跚腳步，來到大牢，見吳祿禛現在處境有著說不出的憐憫。

△吳祿禛一見老友前來探視，忙握住金毅雙手。

吳祿禛：老兄，欽差大人是不是肯原諒我。

△金毅點點頭，又搖搖頭。神情肅穆。

吳祿禛：遮…？

金毅：欽差大人表示於公，恁逐家貪贓收賄，是死路一條。猶不閣…

△吳祿禛一聽，事情還有轉機，喜出望外催促金毅快說。

金毅：現在朝廷正佇咧屯糧積草，急需庫銀，汝若是會當交出一萬五千兩白銀官稅，恰自動辭去官位，欽差大人赦免恁這群人死罪。

吳祿禛唱：

（白）我…

假欽差一睂頭連繼來兩個，我是了甲規家伙，

哪閣有辦法通從錢通納稅。

金毅：唉～

△就在兩人無計可施之際，吳祿禛家中老管家匆匆趕來。神色慌張。

老管家：大人，害啊啦！一透早夫人將厝內達錢物件攏款走，恰陳主簿兩人相焦走囉！

吳祿禛：啥物，遮對姦夫淫婦敢作出遮種袂見袂孝代誌。我所有家產攏去了，天啊！我死定囉！

△金毅聽完，義憤填膺大感不平。

金毅唱：

(白) 翁婿有難，作某竟然敢放外外來脫逃，

伊無情無義，甘有天理。

(白) 慙小弟，你放心，

老兄替汝去出氣，我即刻派快馬來去追趕遮對狗男女，

一定愛1因將銀兩吐還汝！

△吳祿禛聽完，忙下跪對著金毅叩首答謝。

△幕落！

合唱：

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限來臨先落跑

千算萬算算袂到，草螟掠蟲雀在後

△簾幕前！

△鄭氏跟陳主簿帶著大包小包包袱，急急趕路。

△金毅帶著隨從將兩人攔下。

△鄭氏一見金毅殺氣騰騰的樣子，心知不妙。

鄭氏：金大人，汝遮是啥物意思。

△金毅決定先禮後兵，對鄭氏曉以大義。

金毅：吳大嫂，汝个翁婿今馬猶關佇咧大牢內，汝按呢包袱款款作汝
走，敢袂傷過分。

鄭氏：無，甘愛我陪伊作伙死？

金毅唱：(白) 吳大嫂

好歹嘛是多年个翁某情，反面未免太酷刑。

鄭氏唱：**如今日頭是赤炎炎，我願性命較有影**

△金毅揚起一封，吳祿禛事先寫好的休書。

金毅唱：**休書一封換家伙，汝留下金銀好改嫁**

△鄭氏一聽略帶遲疑，一旁陳主簿想想，現實狀況，忙加入勸說。

△陳主簿怕將來鄭氏受牽連，也規勸鄭氏與吳祿禛和離。

陳主簿唱：

規氣離緣避災厄，免得日後三長伶二短

△鄭氏想想也對，免得將來有錢沒命花。

△鄭氏無奈將裝滿金銀包袱交給金毅。

△金毅掂掂包袱重量，轉身看著陳主簿。

金毅：陳主簿，貪贓枉法汝嘛有份，甘免表示一个救人个心意。

△陳主簿只得也交出隨身包袱。

△金毅滿意嘲諷笑了笑。

金毅：不愧是潮州府主管，知影輕重。

鄭氏：金大人，錢已經交予汝囉，按今馬開始，我佢伊吳祿榮是田無溝，水無流！

金毅：汝放心，這世人，吳祿榮袂閣佢汝相交纏。恁會當緊離開！

△兩人要離開時，好歹賓主一場，陳主簿忍不住關心吳祿榮狀況。也怕再受牽連。

陳主簿：金大人，遮个錢甘有夠換吳縣令性命。

金毅唱：

不夠部分我佢府內眾人鬥拏來協辦，此事汝毋免閣再來操煩。

錢了我保證恁逐家擺平安！哼！哼！哈！

△金毅看著這對忘恩負義之人，忍不住譏笑他們怕死行徑！

△舞台燈在金毅不懷好意的笑聲中滅去！

第五場 官場冷暖

時間：白天

地點：街道

人物：吳祿榮、鐘典史、陳主簿、村民、隨從、衙役數人

合唱：

脫下烏紗穿破衣，罷官今做老百姓

故林相識難再見，吳君已覺十年遲

△舞台燈啓！

△吳祿榮一身來襤褸，舊傷未癒一拐一拐拐出大牢。

△吳祿榮抬起頭，看看工堂外懸掛”明鏡高懸”牌匾，無奈的笑笑。

△吳祿榮走在街道上，閃閃躲躲不敢正眼見人。

△眼尖路人，認出吳祿榮，想起吳祿榮昔日官威，有的走到吳祿榮身邊咒罵幾句，有的朝他吐口水。

△鐘典史帶著衙役在街道巡視，看到吳祿祭。想到被剝削的銀兩，便板起面孔，
拿起庭棍藉故狠狠責打了吳祿祭幾下，好出一口怨氣。吳祿祭只能默默承受。
△有位婦人打開房門，手捧臉盆。原本只是想把房裡污水潑出門外，一見吳祿祭
便索性將污水往吳祿祭身上潑。潑完還嘲地上重重吐了口痰後，重重將門帶上。
△在街道上擺攤的李榮，看到吳祿祭狼狽模樣，不忍的隨手拿條破毛巾，遞給吳
祿祭。

李榮：大人啊，保重啊！

△吳祿祭擺擺手。接過毛巾擦擦臉。

吳祿祭：我已經不是大人囉！毋閣多謝汝个關懷，我謹記在心！

△吳祿祭緩緩從李榮身邊走過，逐漸消失在街道上。

△李榮看著他落寞背影，不由地搖頭嘆息。但又若有所思看著吳祿祭背影。

△舞台燈滅！

第六場 患難真情

時間：白天

地點：郊外涼亭

人物：吳祿祭、金花

△舞台燈啓！

合唱：

奢颺落衰是酷刑，昨是今非全變形

風塵俠女有真情，薄酒粗菜親送卿

△舞台呈現郊區場景，簡式涼亭裡，一圓形石桌，幾張石椅，金花坐在桌前，神
情黯淡。

△吳祿祭步履維艱來到郊外。

△金花帶著簡單酒菜，在郊外涼亭久候吳祿祭。

△吳祿祭見到金花，兩人雙目交會，金花已淚流滿臉。

△金花忙扶吳祿祭坐在椅子上。

吳祿祭：無想到，金花汝會來送我。

△金花為吳祿祭斟上一杯酒，放在吳祿祭面前。

金花：吳大人，遮爾仔濟年來金花受吳大人百般疼痛，吳大人從來毋捌當金花是一般煙花女子，特別準備遮个薄酒粗菜佢大人相辭。

△金花不斷向吳祿禛勸酒，離情依依。

金花唱：

手捧一杯是燒酒，酒入愁腸愁更愁

昔日情義難長久，自君別後萬念休

△吳祿禛無限感慨連飲多杯。

吳祿禛唱：

世態炎涼如紙薄，宦海浮沉苦徒勞

罷官一身無煩惱，臨江垂釣逐綠波

△金花跟吳祿禛牛衣對泣，無限感傷。

△對金花勸酒，吳祿禛來者不拒，口裡不斷唸唸有辭，不一會就醉臥在石桌上。

△金花這著醉倒的吳祿禛，面露出詭異笑容。

△舞台燈滅！

△幕落！

△簾幕前！

△舞台燈啓！

△金花拿著馬鞭，不亂揮舞對著遠方馬車大罵。

金花：哎唷！我一个好祖宗，汝嘛趕緊行，袂閣駛性地！只要汝將物件緊拖走，我佢汝打金鞍銀鞍，一日予汝食五頓糧草，佢汝服待甲像祖媽！汝嘛著相參詳咧，緊行！

△遠處傳來陣陣炮炸聲！

金花：吳祿禛汝遮个死老猴，啥物所在毋好揀，偏偏揀佇龍崗山遮个鬼所在，規工攏佇咧炸山，害馬隻驚甲一步著毋行。真是氣死我！

△金花越說越生氣，又急的不知如何是好。

△忽然後方傳來叫聲：毋好啦，炸藥拍交落去山腳囉，山腳个人，趕緊走啊！欲磅啊！

△金花一聽，炸藥掉下來的位置，不就是馬車停放位置，忙衝了過去。

金花大喊：不通磅啊！我个馬車！我个錢啊！

△金花急奔入場。

△傳來巨大聲響。

△舞台燈滅！

第七場 連環計謀

時間：白天

地點：郊外、潮州街口

人物：吳祿禛、金毅、趙揆、錢僉、孫翫、黃水清、李氏、村民數人

△舞台燈啓！

△幕啓！

△吳祿禛趴在石桌上。

△吳祿禛酒醒，卻不見金花蹤影，只見金毅、趙揆、錢僉、孫翫四人圍在他的身邊。

吳祿禛：哪會是佢四个，金花咧？

△金毅、趙揆、錢僉、孫翫四人，看著吳祿禛戲謔朝他笑了笑。

△趙揆開口代答，一開口卻是各大舌頭。

趙揆：伊…伊…伊…閣…閣…閣講，佢…佢…佢…今…今…今仔日，拄…拄…拄…才…才…才…作翁某，汝…汝…汝…將…將…將…實…實…實…情…情…情…全吐露。愛…愛…愛…阮…阮…阮…來…來…來…遮會合，共…共…共…赴…赴…赴海外，建…建…建…立…立…立…一…一…一…一个安樂窩！

吳祿禛：趙揆汝啊！汝實在是大舌閣興喋。

△吳祿禛看著眼前這三兄弟，對金毅無奈笑笑。

吳祿禛唱：（白）老兄！汝遮三个後生，

一个是說袂清！

△吳祿禛再看看錢僉，仔細看錢僉是個鬥雞眼。

吳祿禛唱：

一个是認袂明！

△吳祿禛再看看孫翫，孫翫空有著彪悍外表，卻是永遠面無表情。

吳祿禛唱：

一个是佢惹閣無神經！

(白) 遮條連環計謀，

哪毋是汝我兩個童乩桌頭^整牽成，老兄恁府上下跤手人好反應，

我个部屬又閣欠才能，哪無咱遮齣戲，仙搬著袂靈。

△金毅看著三個兒子尷尬的笑笑。

金毅唱：

(白) 人講做官騙厝內，做生理騙熟似。

那無咱兩個共謀連環計，怎能騙內騙外騙卡油洗洗，

橐袋仔飽飽來抽退，阿婆啊弄港好避過皇命真欵差

△吳祿祭忽然又想起重大事情。

吳祿祭：毋對啊！我毋捌對金花講遮規個計劃？伊那會知？

金毅：莫非是汝食酒醉，全規个代誌全講出來！

吳祿祭：恁全部攏佇咧遮，今啥人咧顧馬車？

△眾人對看了一下。一起大叫了一聲。

眾人：慘！中著金花个調虎離山記！

吳祿祭唱：

慘慘慘！塗塗塗！好一个劈跤刺查某，

猶敢深山調猛虎，愛錢不驚行險路！

今得害！今得苦！賊頭拄著漚彪婆，

仙拼仙來烏食烏，雞蛋拍破啥隴無！

△在眾人不知所措時，忽然傳來巨大響聲，嚇的眾人全躲在桌底下。

△巨聲過後，趙裨忽然指著天空，大喊！

趙裨：天…天…天…頂…頂…頂…咧飛个，毋…毋…毋…是…是…是…咱…咱…
咱…个馬車！

△眾人皆抬起頭，嚇的目瞪口呆！

吳祿祭：咱个錢，攏咧天頂颯颯飛！

金毅：錢啦！咱个錢是欲飛去佗位？

吳祿祭：去了了！無采咱咧用心來計較！天啊~~

△舞台燈滅！

△舞台燈啓！

△舞台一方，潮州鎮空地上。

△龍崗鎮村長黃水清，渾渾噩噩捧著個大瓦缸，跪在地上。嘴裡唸唸有詞。

△村長夫人李氏進場。

李氏唱：

(白) 無啊！死老猴！

當頭白日汝是咧發啥物神經！跪佇遮咧卸世眾！

黃水清唱：

**昨眠，咱厝觀音媽來指示，今仔日天會落大錢，
我來佇遮先佔位，有錢通好閣來拍官司，
保護咱龍崗山遮个好地理。**

李氏唱：

**我看汝是老番癩，規工著咧掉跋反，
若有金銀佇天頂，散人哪著萬項窮！**

△李氏話才剛說完，一聲巨響後，天真的下起錢雨。

△龍崗鎮鎮民，個個喜出望外，拿著碗接錢，或用手抓，或用衣兜接錢。

△鎮長黃水清接了滿滿一缸銀兩，高興的不停磕頭謝謝神明恩典。

合唱：

**五路財神送錢來，百姓人人笑哈哈
貪官污吏百項歹，一無所有天安排！**

△舞台燈滅！

第八場 罪有應得

時間：白天

地點：郊外

人物：李榮、吳祿榮、金毅、趙摔、錢僉、孫翫、官兵數人

合唱：

**雲過天青現真龍，奸巧過頭變伺翹，
欵差分身雜貨郎，法網恢恢君入甕**

△祿榮、金毅、趙摔、錢僉眼看著貪來的銀兩，全數化為烏有，心疼得不知所措。
還沒定下神來，忽見四周湧入大量官兵，為首正是在街道上擺攤的李榮。

△李榮身著官服，兩旁有左右護法，手捧尚方寶劍，十足官威。

李榮：來人啊，將吳祿禛等一行人，全部拿下。

△不一會祿禛、金毅、趙掙、錢僉還有被火藥炸的灰頭土臉的金花一干人等，全被押到李大人跟前押到大人跟前。

△吳祿禛一群人看到真正欽差大人，訝異說不出話來。

齊聲：汝毋是街仔尾咧賣什細个？哪會是正欽差？

李榮：恁大舌、掙窗、侗戇佗會當作欽差，我欲辦案按怎毋駛假影賣什細？

△眾人這才恍然大悟，早成欽差大人的甕中鱉。

△吳祿禛一見跪在身邊的金花氣得破口大罵。

吳祿禛：攏是汝遮个賊婆，歹心毒性，哪毋是汝貪心欲獨吞，咱哪著按呢，後世人攏愛食無錢飯！

金花：敢講我！哪毋是恁太濫糝爲！我哪有能力通變鬼！

吳祿禛：汝尙歹！規台金銀攏無是汝害！

金花：汝才歹！府衙全騙無夠閣去騙太太，閣講，也毋驚落下頰！

吳祿禛：汝尙歹！

金花：汝才尙歹！

△吳祿禛、金花吵得大打出手。

△欽差大人看著兩人吵的不可開交。氣的破口大罵。

李榮：恁死到臨頭，猶毋知悔改！來人阿，將吳祿禛一干人，押轉去縣衙受審！

△吳祿禛、金毅、趙掙、錢僉、金花齊聲喊苦！

合唱：

**官場文化性烏暗，人心不足一字貪
政商勾結生弊案，罪有應得總成空**

△劇終！

△舞台燈滅！